

锦绣太原·公园篇①



开栏语：再现“锦绣太原城”盛景，是领袖的殷殷嘱托，是太原人民的奋斗目标。锦绣太原，是曾经的历史辉煌，是渐次展开的现实画卷。一山一川，一街一园，一人一物……或流淌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，或洋溢着新时代新征程的气息，莫不成为“锦绣太原”的诠释和呈现。本报副刊将在各版陆续刊登系列文章，多方位展现“锦绣太原城”丰姿。今起，本版推出“锦绣太原·公园篇”系列。感谢蒋殊文学名家工作室的大力支持。

——编者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园林，安放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期望，我内心的园林就是迎泽公园。

近日，信步走进，游客众多：儿童乐园里嬉戏的母子，塑胶跑道上悠然散步的年轻伴侣，藏经楼前踢毽子的中年人，木香院里缓步走路的老人。

迎泽湖畔，一位穿着考究的男人在风中兀自跳着华尔兹，没有音乐，没有舞伴，只有阵阵风声宛如伴奏，迎合着他依然摇曳生动的舞姿。

一阵咿咿呀呀的声音传来，却也是只闻曲调，不见人影，立时让这座公园增添了神秘感。兀自走着，随处可见一个个苍劲有力，直刺云天的古老树木，盘根错节，枝干虬曲苍劲，黢黑的树身，长满了岁月的纹理，镌刻着沧桑变化，见证着人间烟雨。

迎泽公园因位于古太原城迎泽门外而得名。北靠迎泽大街，东依青年路，南接南沙河，西临解放南路，是太原市大型的综合性公园，是省城人民休息游览、节日集会、文娱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。

我的家始终离迎泽公园较近，从王村南街乘坐地铁到大南门，只有两站地，只需4分钟车程，并且在大南门的地铁站有E和D两个出口，可以直达迎泽公园。

我曾经的家离迎泽公园更近，近到咫尺，紧邻东门入口。到迎泽公园不用任何交通工具，一出门过马路就是，以至于在当初买房的时候，根本没有考虑小区的绿化，内心把迎泽公园当成小区花园。后来因为从步梯房换电梯房，而迎泽公园附近的房价较高，再三权衡，才买了现在离迎泽公园稍远些的房子。

迎泽公园对我而言是爱情之园。当初因为爱人在太原，我这个外地人才调动到这座城市。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，那时的迎泽公园宛如“杨家有女初长成”，还没有现在的万千气象，却已是当时年轻人谈情说爱的最佳选择。园内满是人间烟火气，有卖小吃的，雪糕、糖葫芦、棉花糖、烤肠等等，有摆小摊的，氢气球、儿童玩具、泥塑彩绘等等，园内草木葱茏，湖光山色潋滟，藏经楼宏伟古朴，廊亭颇似北京的颐和园，可以湖中泛舟，可以玩“激流勇进”等大型娱乐项目。游园的人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，无论去坐船还是玩娱乐项目都需要排队买票。

那个时候，我爱人恨不得将全天下最好的东西与我分享。每次我到太原，他总是喜不自禁，带着我先去五一大楼买裙子，再去察院后吃拉面或去所有他认为好吃的地方吃美食，当然最终经典的就是去迎泽公园尽情玩。

握着两张小小的门票，就像进入梦想乐园一样。在迎泽湖上，轻风习习，碧波荡漾，我们合力划船，水波里满是我俩幸福的笑声。玩“激流勇进”游乐项目，随着一个个小车不断攀升和骤然落下，尖叫着感受跌宕起伏。他满脸笑容问我，怕吗？我摇头。是啊，有他在，有什么可怕的。玩累了，我俩坐在长廊上开始了对家的规划。他问，我们在这里安个家，好不好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好。

我与迎泽公园，也见证了彼此的成长。近30年的岁月时光中，我见证了它的春夏秋冬，子午晨昏，见证了它从充满人间烟火的小家碧玉，成长为气象万千的小颐和园；她也抚平过我的眼泪，分享过我的喜悦，见证我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。

正如史铁生形容地坛公园一样：“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，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。”

迎泽公园，因为其坐落于太原市最著名的迎泽大街上，也使得它比其他公园更加受关注。恐怕每个来到太原的外地人，有空时都要走进一睹它的容颜。漫步其中，仿佛置身皇家园林，小桥流水，庭院深深，廊檐如画，建筑与植物景观完全融合，绿化与文化蓄力并长，经典景点久看不厌。

春天，最美是牡丹醉春。紧邻晋商会馆的牡丹园，入园的一副楹联“聪明不在尘埃里，能事应推德业余”，一语道出立德成事。华北地区少有的大型牡丹园在万物生发的春季，花团锦簇，赏心悦目，让人流连忘返，沁人心脾。

夏天的杏桥荷影，令人心动。位于公园西南侧的杏桥贴水而建，在其中，荷香满溢，芙蓉粉白，伸手可及，宛如入画般。

秋天的银杏叶雨，别具风味。这是位于公园南区银杏大道上的壮美景观，漫步其间，犹如走进秀美的人文画卷，可感时光的厚重绵长。

冬天藏经松雪别样惊艳。松雪地处藏经楼广场，冬季雪后藏经楼与雪松相互映照。藏经楼巍然耸立，雪松遮天蔽日，每当白雪覆盖，更显藏经楼庄严肃穆，大气磅礴。

今天的人们或许不会想到，70年前，公园所在地还是一片荒郊野滩。多少年来，它早已承载了一代代太原市民的诗意梦想。尤其是2002年取消门票全面开放后，更是成为市民健身、休闲、读书，甚至发呆的理想场所。

我这个外乡人，早已在这座城市有了十年他乡是故乡的归属感。

夕阳西下，再进迎泽公园，看一座座仿古建筑物灯火初启发出微弱的暖金色光芒，一刹那亭台楼阁，仿佛是技艺超群的蜀绣娘用丝丝金色绣线绣出的人间圣境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金碧辉煌，而是灯火可亲。一时间山上、湖中、桥上，整个迎泽湖岸的底灯瞬间绽放，与湖心亭、锦绣阁、观澜阁、中湖码头、梨园唱和、泽众书院等仿古建筑群交相辉映，一起融汇成了一场锦绣风华。

春临汾河水库

曹文进



春至汾河水库，一派欣欣向荣。蛰伏的百虫结束了冬的休眠，蠢蠢欲动。岸边的柳树上，一对喜鹊在树枝上扑腾着欢快的翅膀，喳喳地对叫着，成群的麻雀在老松枝上飞来跳去。不知何时南来的水鸟，掠过水面上空，盘旋了一圈又一圈，庆幸返回了久别的家园。憋了一冬的鱼儿早已耐不住寂寞，乐颠颠地从水底游弋至水面，小小鱼尾带起了串串水泡。

阳光下，鲜活的波动取代了旷日的凝固，素洁的亮白演化为空灵的澄碧，春的律动牵引着这个浩渺的世界。水面粼粼闪闪，浮光跃金，32平方公里的水域，一望无垠，从坝底向北岸石峡沟、东岸涛沟、西岸小河沟蔓延而去，洋洋洒洒，蔚为壮观。

这条人文大河，融入了晋文明的营养，并入滔滔黄河，丰盈了华夏文明的大海。截流蓄水，抗旱拦洪，有容乃大，浩浩乎7亿立方。一潭沉璧，百丈见深，泓泓然32平方公里。高峡出平湖，一库竟风流！汾河水库，荣为汾河上游第一大坝，水中倒土的设计世界第一，功莫大焉！

坝顶和进水塔之间300米左右的距离，铁索浮桥连接着两段，上铺木板，两处高高的铁架斜拉着数根钢索，维护着平坦的桥面。即便如此，游人走上去，大多蹑手蹑脚、颤颤巍巍的，真不敢低头俯视几丈之遥的水面，生怕晕水。

几十年来，进水塔为水库水温、水位、水流量、水资源等勘测，提供着宝贵数据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上世纪90年代，又在老进水塔旁建了一个引黄工程进水塔，通过地下专用管道将水输往太原，净化后供省城人民饮用。

站在进水塔浮桥上，白色的水浪有节奏地冲向南面岸边，斜倾的石块砌接的水岸被河水洗得清亮。那斑驳中绿色苔藓附身的光石们，静候着小白条和小蝌蚪、小虾光顾其间。“春涨一篙添水面”，潮流微风岸。水浪以自己跳跃的符点拨动着河的琴弦，弹奏着自娱自乐的奏鸣曲。

恍忽间，一声鸣笛唤醒了痴怔中的你。向北望去，波澜不惊，平湖浩渺，河面上一叶快艇箭一般地向北飞去，急驰的小艇头高尾低，逍遥在碧蓝中肆意冲刺着，把平静的河面划开一道长长的白色波纹。天容水色平湖好，人在舟中便是仙啊！

移步大坝西侧溢洪道顶上的风亭，俯视坝底，左手处的斜坡上，大面积人工砌就的石块整齐地排列着，如鱼鳞镶嵌，河卵石与开山石纵横交错着，自然打成若干个方块。

大坝东侧，被绿柳白杨掩映着，一条公路向南延伸，通向汾河水库管理局。汾河水库大桥将水库景区与下石家庄村自然隔开。这座并不起眼的桥梁，几十年来迎来送往，几度重建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站在汾河水库大桥上，一脉清凉扑面而来，北望坝坡气势雄伟，“汾河水库”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赫然入目。

初春，每到水库开闸放水，定会引来路人驻足观赏，这道水域奇观美化着汾河水库风景名胜区，成为这里最为壮丽的风景。8米泄洪洞洞中水流均匀而出，若悬瀑布垂帘，别是一番景致。

春风里，水库脚下的河面上波光点点，河边农家的孩子们叫着吼着，一溜烟跑到了河畔踏青。河边的小草已经破土而出，河岸杨柳婀娜，两岸嫩绿的草滩上，孩子们嬉笑着、打闹着，有的还要到河里摸鱼逮虾，殊不知大人生怕他们溺水，早已尾随而来，在妈妈们的斥责声中，调皮的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站在汾河水库坝顶，坝底的汾河水库，一览无余。

这块天然氧吧，氤氲在绿意和水汽中，怡情养性，是假日里的最好去处。乘兴而至，散步晨练、凝神垂钓、临窗写生，不一而足。置身此境，定会激发骚人墨客的无限诗情。

洁白的白胎治水雕像耸立坝底河畔，汾神台胎右臂高擎，踏浪而来，又似脚踏祥云，居高临下，雄视千里汾川，仿佛在告慰千古，一展治汾救民的宏伟志向。

相传，上古时代，汾水猖獗，黄帝后裔台骀“能业其官，宣汾洮、障大泽……帝用嘉之”，子承父业，台骀长期与洪水斗争，九州涤陂，四海会同，从此水归河道，众民得以安宁。他受到颛顼帝嘉奖，封于汾州，后世尊为汾水之神。

春播夏溉，汾水迂回辗转于千村万疃，阡陌交通，春来麦浪翻滚，秋至稻谷飘香，千里汾河湾，处处米粮川。

岁月赋予汾河独特的灵性，润泽三晋，哺育万民，瓜瓞绵绵，生生不息。

62年前，娄烦人民以革命老区的博大情怀，整村搬迁，献出万亩良田，为汾河水库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近年来，国家重视汾河水库生态建设，水库周边绿化率持续提高，水库环境不断改善。永葆河水清澈，保护山西省城水源地，娄烦库区人民一直在行动！

阅尽春光，风景这边独好。

汾水流长，水库不老！

植一园国槐

郭之雨



的国槐苗。这时，我早把土地翻过，土质松软，底肥也足，二亩多地，按株距行距打坑，数数，正好99棵，感觉寓意很好，“九九归一”的意思。接下去就是栽苗，浇水，炊烟里等待春风吹。

百花争艳时，槐树主干，开始拱出芽苞，绿豆粒那么小，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，接下去是芽，虽娇嫩，足以让我好梦连连，当它长成叶的时候，一个意外让我猝不及防。

虫袭击了我的国槐园。这种虫体型很小，身体外包裹着的东西，不仅可以黏在树叶上，还可以隐藏。它们先在嫩叶上开个洞，然后“咔嚓，咔嚓”咀嚼有声，像雕刻家，把一片片嫩美的绿叶镂空，但留下细小的脉络。如果叶子外型完好，完全和一件艺术品媲美。它们群聚，吃完一片集体转移。无奈中，我决定打药灭杀，虽然残忍，但我要的是绿意、生命和希望。

来到夏天，雨水充沛，满世界都是绿。一些牧羊人，为抓“羊膘”，起大早，踏着晨露，像赶着一团团云朵。羊嘴臭，又偏偏招惹树苗，啃一口，就会彰显槐树的“人生凸凹”，落下疤痕，终生难以复原，同时失去了“风景树”的观赏价值。这对我、对树来说，都是噩梦之后做了很多保护措施，均无效，最后牺牲了老爸的所有时间，在他的呵护下，冬天把一树繁花收去，春天再把绿意放回，在一次次丰收返还中，树苗长成了有“君子之风”的槐园。太阳在树冠间游走，阴翳遍地，它们用豁达胸怀放鸟雀蝉蝶进来，对天地抒情。

国槐要开花的，黄绿色，像小蝶振翅，泉一样在浓郁的小枝绿叶间冒出来，热烈却又内敛。果碧绿如圆珠，我们叫它“水铃铛”，成熟后干涸不开裂，挂在树梢，经冬不落。

有凤掠过，槐园“沙沙”有声。槐园还年轻，4岁多一点，如若孩童，也该是在幼儿园的年龄了。

国槐再大一些，就会被挪移到太原的某个角落，春天能够产生的溢美之词，继续在它们身上衍生。

张敏其人

张士满

当年与我等同窗前，张敏供职于太原西山杜儿坪煤矿。因其急公好义，仗义疏财，又满腹翰墨，善出谋划策，威望甚著，矿工兄弟尊其为大哥，颇具气场。拔乱反正后科场大考，此兄遂赴棚，一举中榜，入得晋省第一学府山西大学，就读历史学系。惜却是另册走读，有座位而无床位。为求学方便，借省委校旁寒舍而居，并邀一刘姓同窗，引得同窗者居心生疑，暗查明审一番。

某日冬夜，同居者周末回家，此公独卧。熟睡至二更许，煤烟满屋，幸中毒未深，自救成功，逃过一劫。老话说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但此公羞于声张。

该冬又一日，宋、张等三位小同学因违规买月票，被派出所警察教育。此公闻讯后，竟倚老卖老，冒充班主任，大摇大摆前去捞人。一顿冠冕堂皇的厉声训斥，其三位“弟子”诚惶认错，民警深信不疑，遂放人归校。此亦属糗事，仍不便示人。

四年苦读，一朝圆梦，吾侪各得一含金量不同之“铁饭碗”。然此公并不如意，遂寻历史系领导求助改派。王成美书记果然成人之美，即刻挥毫手书一纸。此公大

得知朋友小姜正在学茶艺，我不解地问她：“学茶艺有什么用啊？”

小姜说：“我这是在努力拓展自己的生活疆域！人们都说，你无法赚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，其实你也无法享受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乐趣。这世上的事，并非一定要有用才做。学茶艺看似没什么用，但我从中领略到以前从未体验过的乐趣。从茶叶、茶具的选择，到烹茶过程的艺术操作，再到品味香茗，都那么妙趣横生。我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学会了放慢生活节奏，沉淀自己的内心，用诗意的方式来修心。我通过茶艺来悟道，在茶叶的浮沉、茶香的弥漫中感悟生活之美、体验人生之趣，心灵也得到了舒展、放松和净化……”

小姜的一番话，对我来说新鲜有趣。仔细品味，确实很有共鸣。

记得网络刚刚进入我的生活那年，我加入了“走马天下”的驴友群。当时我的生活就是极为单调的三点一线。我以为冲破桎梏，才能给一潭死水的生活注入活力，也给自己的人生注入新鲜元素。于是，我积极参与群里的活动。群里经常组织外出游玩，有时骑车在近郊各县走走，有时乘车奔向远方。我跟着驴友们，时不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觉得畅快放松。一次次出游，我们的旅行经验越来越丰富，去年还有不少人去了一趟西藏。大家都说，西藏之行是一次身心的洗礼。有了这样的经历，真的可以说是不枉此生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走过了不计其数的地方。我们的生活疆域，就这样拓展开来。算一算我们走过的地点，大家都有一种天下任我行的自豪感。有人很不屑，觉得我们东跑西颠并未给生活带来多大的益处。“天空中没有留下鸟的痕迹，但我已飞过。”我们走过的那些地方，都留在了心里，成为了人生精彩风景的一部分。

这个世界如此博大包容，如此精彩纷呈，而且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靠近，为何不积极拓展你的生活疆域呢？开阔的疆域，多彩的风景，诗性生活，快意人生！

拓展生活疆域

王国梁